

澳門的觸動

黃坤堯*

今夜，我守着最後一方淨土

今夜，我守着最後一方淨土。從陽臺往下望，正方形的球場空空蕩蕩的，沙不飛，塵不揚，四望無人，天地間祇剩下一片永恆的寂靜。周邊樹影斑駁，皴染着濃淡的墨彩，藻荇交橫，圍成畫框的浮雕。風不來，樹也不動。明月浮雲端，蒼涼的月色投映在30年代的沙土上，一池如鏡，水銀瀉地，折射出空濛的白。樹影旁邊原本有一列低矮的樓房，可是人去樓空，歌沉影寂，原始的天地重歸寧謐。

今夜，在一個最平凡的日子裡，我守在寂寞的陽臺上。海嶽清華，蘭桂香熏，遠方豪華的大酒店，燈紅酒綠，金碧輝煌，砌成了一座璀璨的黃金城堡，夜色如夢，見證着太平風月。大橋上汽車往來，一列黃光，一排紅燈，沿着橋面的弧度上下滑行，節奏緩慢，疏落而又順暢。擎起的霧燈，囊螢映雪，溫柔如幻。飄飛過的水氣，纖細微茫，織成了薄紗錦緞，消除了一切緊張疲累的感覺。圓形廣場沒有節日俗豔的裝扮，沒有擾攘的煙火鞭炮，恢復一霎清純的感覺，最為難得。良夜笙簫，惠風和暢，富貴浮雲，奈何總有做不完的南柯槐夢。

今夜，我守在陽臺上蒼茫四顧，瀏覽快將消逝的風景。南灣花園叢林綠靄，鬱鬱幽幽。燈塔的餘暉逡巡掃射，這是新千禧時代的裝飾品，軟弱無力，早已不能覆蓋城市蔚起叢生的華燈了。初來時，融和門與燈塔連成直線，東西一氣，中軸剛好就在陽臺穿過。後來周邊的新房子不斷崛起，破落的融和門也就瑟縮在鏡頭中逐漸淡出了。城市的建

築物節節拔高，驀然回首，出其不意的，在傲慢的中國銀行大廈旁邊，竟然冒出旅遊塔纖長的情影，強烈的白光照亮了海天一色。一個新時代宣告誕生了。

今夜，我守着最後一方淨土。這是一組借來的風景，一刻消融的寧靜。曾經擁有過的，豐盈在心，奢盼並不代表就能夠永遠佔有。白天，寸金尺土的球場祇有幾個人在打球，相對於黃金地段的市值來說，這不就是太奢侈太浪費了嗎？球場一個個的相繼陷落，財雄勢大的酒店集團收購了一個又一個球場，經濟價值取代了市民的休閒活動，球場被放逐到邊鄙之地了。不久，隨着新世紀來臨，那球場經過悉心打扮而崛起成為新的名勝景點，氣象煥然一新，車水馬龍，衣香鬢影，招徠遊客，同時也締造了大量就業機會。祇要大家習慣了，一切就變得理所當然，不容置喙。所謂歷史，所謂文化，有時祇能留待白頭宮女去棧戀懷舊，在一個淒涼的晚上，唱一闋幽幽的輓歌。

光網千絲

在南中國一個濱海的小城裡，有一座古老的燈塔。燈塔矗立在一座小山崗上，守護着茫茫海疆，也就是整個小城的制高點了。燈塔少說也有一兩百年的歷史了，過去還是軍事禁區，閒人免進，愈發充滿神秘感，逗人遐想。燈塔旁邊有一座聖母小堂，某年的八月十五日，小聖堂開放了，供人膜拜，連帶燈塔也開放了，讓人參觀。那時候大家絡繹登山，甚至還可以爬上塔頂，貪婪的目光就像燈光一樣迴旋周匝地向四圍窮力掃射。天風浩瀚，渺

*黃坤堯，香港中文大學文學教授，著有散文集《舟人旅歌》、《清懷集》、《書緣》、《翠微回望》等。

渺江山，藍天碧海，掩映金波，遠方的島嶼若隱若現，圍成地球邊上的一道圓弧。近眺市郊的景觀風物，竟然產生異化的感覺，已不似日常慣見的口岸。低矮密集的房子，蜿蜒縱橫的街道，順着山勢高低抑揚，節拍強勁，擺出動感，無限風光盡收眼底，而小城就像一條小龍般昂首欲飛了。北望山色蒼茫，挨着滾滾的江河奔流入海，中間是一大片綿延無際碧綠蒼青的稻田，風吹草低，牛羊歷歷在目，更是引人入勝了。

一直以來，燈塔就是城中一個瞻仰膜拜的對象，挺立於高崗之上，出入於天人之間。尤其是每年八月十五聖母昇天的日子，潔白高貴的長裙曼娜款擺飄飄欲仙，踏着一段瑞雲冉冉飛翔，對於虔誠的信眾來說，這是美麗的祝願。燈塔拱衛着千頃波濤，松聲海韻，水天一色，自可供人發思古之幽情，同時更是思想飛馳的動力。甚麼時候揚帆出海，御一段風雲，闖一番事業，海的那一邊總有無窮的想象和機會。每當夜幕低垂，燈塔強勁的光束迴環掃射小城每一個角落，直擊城市心臟地帶，同時也劃破了沉寂的星空，照亮了微茫的海域，而昏睡的夜色也無所遁形了。

十月的早上，隔了一個短暫的世紀，在一座朝南的高閣上，瓊樓玉宇，仙雲澹蕩，徬徨四顧，迎面竟是一片逼人的綠。燈塔平起平坐，相互打了一個照面。逝去的海景已被前方密集的樓房吞噬了，倖好還保留了大自然健康濃翠的山嶺。早來的秋色，沁着一股涼意，久違的情緣，疑幻疑真，完全渾忘了過去，當然更談不上想到未來，默然默視，有的祇是一刻實在的晤對而已。熟悉的幽香，飄蕩在醉人的空氣之中，雪白的身軀，掩映在薄紗似的蟬翼裡邊，輕顰淺笑，桃花依舊，漸漸也就泛起紅潤的色澤來了。病蝶驚秋，枯蟬閱世，可是總有一些不祥的預感，似為城市的病變。一場大病恍如一回強烈的地震，細胞好的壞的一起遭遇殺害，防不勝防，威力無窮。賦閒的日子，何必偏偏竟然中選，自然心有不甘了。久渴的相思化作斑斕的彩蝶，飛過餐桌，飛上沙發，飛出露臺，迎面撲來，攔腰抱住，愉悅將身體僅餘的能量釋放出來，倔強將心中蘊藏的

煩惱化為活力，不斷變換角度，舞影翩翩，令人眼花繚亂。忽然，一陣寒雨飄過，瀟瀟灑灑，若隱若現，山前的濃翠化成暗綠，逐漸隱去，慢慢也就淡出了。白皙的肌膚頓形消瘦，神魂憔悴，淒然相對，無淚無言，空氣凝固在一生一世之中，安祥而又寧靜。這是絕對陌生化了的世界，也許可以期待一個神跡出現。

每一個晚上，燈塔迴旋的光束織出了一張又一張光網，覆蓋着家家戶戶萬千寂寞的心。高樓在城北，高樓在城西，分隔很遠，不可望也不可即。燈塔下紅塵滾滾，海浪滔滔，憑欄眺遠，無星無月，心中的焦躁漸漸也就變得不太寧靜了。有時光束掠過，心中的波動隨着平鋪的光網源源輸出，繞城一匝，送上無限的祝禱；然後又帶着一段哀豔的回音，光纖傳情，馬上接收過來了。殷勤謝紅葉，好去到人間。在天一涯，臨海之角，浮生似寄，今古的情懷如一。光網千思，詩魂冥合。天上的燈塔，見證着 21 世紀一段不朽的傳說。

月餅和茶葉

無端錦瑟佳人問，明月飛來天外間。

一片秋情雲水逸，茶香惹夢過南灣。

友人沈先生託速遞寄來月餅和茶葉，二美兼宜，盛情可感。其中更附有一段文字因緣：

中秋月常有而品茗聞笛之樂未易有，偶逢錦瑟佳人問之，豔福僅可一瞥於冬春小弟之文中而已，奈何奈何！雖然，守株狡兔猶待朽樹一依，環珮倘歸，又焉可空案以待？

雖說人生無常，但依稀有待，稍含玄機之中而又充滿自信和自負。中秋月圓花好，仙凡意動，嫦娥聞笛，環珮來歸，在注滿溫馨的節日氣氛當中，頗能給人一種圓融的境界，乃至一種詩的感覺。

“錦瑟無端五十弦”，順其自然，本來就是生命的常態，無關天命。“佳人拾翠春相問”，在蕭瑟的秋興之中回望走過的路，一股春意油然而生。將古

人的名句糅合為一，交投寄遠，也就帶出濃厚的現代情懷了。天朗氣清，圓月當空，天上人間換了一幅團圓的景象，自是意料中事。其實月餅從天外飛來，反而更有點後現代的個性驚喜了。李商隱〈滯雨〉詩云：“故鄉雲水地，歸夢不宜秋。”很多時都給遊子帶來了遐想。澳門懸浮於氤氳洶湧的海氣之中，開門見海，周圍雲水一碧，飄逸的秋情更是呼之欲出了。茶香裊裊上昇，陽臺下面鋪墊着碧綠蒼翠的南灣，竟然就這樣無端的惹來一場閒夢。

關關道上

高門金闕鬱嵯峨，關關人流大運河。
蝴蝶翩飛蓮莖古，蒼崖雲樹協鳴珂。

過去的關關小巧輕盈，守着一條狹長的古道，祇有象徵意義，沒有多少實際的防禦能力。星期日早上要到拱北辦一點小事，下車後穿過一段彎彎曲曲的工地，映入眼簾的竟然是巍峨聳峙的高門金闕，迎着朝日，白玉流光，璀璨耀目。來往的人潮川流不息，匯成了一條大運河，生機勃發。忽然一隻彩蝶擦身飛過，竟是熟悉的影子，如對故人。我的思緒不期然的又回到古典斑斕的歲月裡，蓮花莖還是一道沙隄，孤懸海上。短亭小憩，幻化出蒼崖雲樹的原始天地。少年郎佩玉丁冬，好鳥和鳴，清風流水，古韻悠揚，周圍迴蕩着自然清脆的山水清音，令人神往。

春雨坊

日前與友人沈氏伉儷相約往氹仔春雨坊中一聚。門前竹葉搖曳，流水粼粼，隔着一扇幽窗，與屋內的小水池連成一體。室內用幾塊石頭砌成小徑步道，踏石而過，也就登上一座水榭樓臺上去了。我們在水閣上品茗清談，回望綠竹幽窗，溪橋藻影，不但富有野趣，同時也可以看出主人家細密別致的巧思。室雅何須大，在塵囂中能夠擁有一角的安寧，這是一份福氣。

主人熱愛茶道，身體力行，因此也就開設了這樣的一間茶館，供大家觀摩及研習茶藝之用，甚至上昇為一種文化涵養，透過與茶道有關連的事物，認識中華文化，淨化生活。由於當日龍井尚未登場，我們點了凍頂烏龍和武夷山大紅袍兩道名茶。烏龍散發着清香的氣息，津液回甘；而大紅袍則飲出溫厚的感覺，更為圓潤。在開水冒煙的氣泡聲中，滋潤了空氣，同時也沾上了一股清芬，藏身小樓之中，隔絕了外邊的紅塵霧靄。主人走過來交談，還送上了一張名片，將幾片綠葉放大，葉脈森張，完全是一片碧綠蒼青的境界，綠得化不開，顯出柔嫩的感覺，活現出生命的色彩。

文化活動最好能依靠商業運作，由市場力量來維持自我的生命，辦起來更有滿足感，更具活力。如果老是要倚靠政府的資助，可能剩下奄奄一息的，續命而已，半死不活的，這是文化的淪落。我們點了各款的茶菜和茶食，有一種新鮮的口感，吃起來別有風味。主人說這個茶館已經辦了八年了，說來還是興致勃勃的，充滿年輕和自信，自然也帶着成功的喜悅了。我很怕聽人怨聲載道的，自己辦不好，懷才不遇，好像全世界都虧欠了他似的，世事真會是這樣的嗎？此外，我還去過一家舊茶館，很多客人都帶着雀籠上去尋歡，交流經驗。我不是怕禽流感，而是怕將很多失去自由的雀鳥長期的困在一起，拚命的大哭大鬧，互訴心聲，聽者心酸，構成淒厲的協奏，這還能說是悅耳的聲音嗎？每天早上，我在學校聽慣了燕子的聲音，校園樹上還有各式的鳥語，呼朋引伴，自由自在，也就比較溫柔和悅耳了。我希望養雀的人靜心比對這兩類鳥聲，可能會有所悟得。

白鴿巢尋梅

冬日的下午，大約四時左右，天色陰暗，寒意逼人，忽然想起了白鴿巢的梅花，很有一種即興的衝動。

白鴿巢古木參天，濃蔭密佈。臨近門口，未入公園，數十棵大榕樹，嚴陣以待，圍成了公園



前地，好像是守城的將軍部曲，要保護一方后土。樹下有商販的小擺賣、巴士站，人來人往，縈迴迂曲，生機勃現，各適其適。幾百年來，人和樹就這樣形成了相互依存的關係，和諧共處。大家都在享用同一區的空氣，清新而寧靜。夜深時分，公園前地遊人散後，這裡變得幽深。偶然飄過的幾縷芳魂，有華人，有洋人，有詩人，有冒險家，在寂寞的人天裡相遇，化成一縷輕煙，自是一幅和平的畫面，彼此尊重，打個招呼，跟附近一帶的民居校舍教堂商戶也還是十分協調的。陌生的路人走過，在朦朧的夜色裡，遠望深不可測，可能有點膽怯。沒事的，請不用害怕。

週日的公園裡盡是閒人的世界，入門的地方花園與古樹相間，空間比較廣闊，有小孩子在玩遙控車，逍遙馳騁，得心應手。右邊靠博物館的樹蔭下，歌聲繚繞，男女對唱，樂師伴奏，粵曲的尖音劃破了寧靜的長空，有板有眼。在古老的歌曲中一嘗孤王的滋味，有妃嬪相應和，呼風喚雨，獨霸一方，圍觀的聽眾如癡如醉，消磨一個下午，也夠過癮了。在賈梅士塑像寂寞的山亭附近，幾張圓桌上擺滿了棋盤，一個全男班的世界，楚河漢界，捉對撕殺，這是另一角的江山，圍觀者相信都是強手，等待大顯身手。沿着園中的小徑緩步而下，很快就尋到梅林了，今年不夠寒冷，祇能開出一兩朵疏落的梅花，不成氣候。隔壁的桃花就更像是一堆枯枝了，還沒打花蕾呢，看來今年也不會開花了。回想前幾年梅花盛開的日子，花雨繽紛，祇能化成剪貼的片斷了。梅花下有一位沉思中的女子，半夢半醒，可也是在等待之中，偶而喜上眉梢，幻想綻放中的喜悅。再走過去竟然又是另一班男人的世界，周圍的樹上都掛滿了鳥籠，看來也有一百多個，十分熱鬧。籠中的雀鳥色彩斑斕，卻失去了自由。樹上的雀鳥一般都不大好看，卻能自由自在的飛翔。美麗有禍，平凡是福，也就構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了。籠內籠外，鳥兒吱吱喳喳的對話，養雀的人

也在閒聊。彼此的話題可能不同，主人和雀鳥的心情亦異，主人是尋開心來的，交流經驗，而籠中鳥則成為示眾的犧牲品，哭聲震天。

今年白鴿巢的梅花可不會盛開了麼？可能是我來得太早，有些冒昧。雖然看不到梅花，但在這週日午後多姿多彩的世界裡，男女老幼裝點了美麗的公園，梅花五瓣，竟然都開在遊人璀璨的臉上來了。聽說白鴿巢公園將會建設地下停車場，樹倒猢猻散，面對生態的災難，白鴿巢可能又成為一道永不回來的風景線了，任由古老的照片細說幽情。繁榮背後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，不禁言之心痛。

國母陵園

今年很多國民黨的大員相繼訪問大陸，自然都要去中山陵拜祭一番。對於國民黨人來說，中山陵乃是國父的陵寢，意義重大，不言而喻。但國母呢？國民黨人好像都沒有國母的概念。根據《國父年譜》孫氏宗族世系表的記載，孫中山的妻子共有三人，即盧慕貞、陳淑英(或作陳粹芬)及宋慶齡。盧夫人是孫中山的元配夫人，而且生了孫科，這是孫中山唯一的子嗣。因此，民間有所謂國母之說，很自然的就是指盧夫人而說了。

光緒十年，即1844年，孫中山十九歲，轉學於香港中央書院。四月十三日(5月26日)返鄉娶盧夫人。盧夫人小孫中山一歲，婚後隨丈夫奔走於香港、檀香山、檳城各地，時聚時散。民國元年二月九日，盧夫人偕女金琰、金琬，姪女孫霞，搭英國郵船經新加坡、香港、上海，二十日抵南京，與孫中山團聚。三月二十五日，盧夫人離南京返粵。民國二年三月十六日，盧夫人及宋愛琳(藹齡)在東京遇車禍受傷。同年六月，金琰在澳門病逝。民國三年十月二十五日，孫中山在東京與宋慶齡結婚。盧夫人乃寓居於澳門龍嵩街胞兄孫眉的家中。民國四年，孫眉卒於澳門。民國七年，孫中山在文第士街

◀ 孫中山先在1912年4月1日正式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後，南下經香港於5月24日抵達他的第二故鄉——澳門，與家人團聚及私訪三天。照片為5月底在廣州合家留影：(前排)孫中山及其元配夫人盧慕貞；(後排右起)小女兒孫琬、祕書宋藹齡、兒子孫科、長女孫姪。

為盧夫人修建了寓所，這是一幢三層五開間的西式建築。後來因軍隊的火藥庫爆炸被毀，1933年由孫科負責重建。1952年9月7日，盧夫人病逝。1958年盧夫人的寓所開放為國父紀念館。舊的澳門十元鈔票中也還有此一景。1973年遷葬於氹仔孝思永遠墓園，署曰國母陵園。兩邊有對聯：

德配乾坤希賢物範
壽同日月開國母儀

裡面還有一篇碑記，簡述盧太夫人的生平事蹟。至於孫科所立的墓碑，則稱“孫母盧太夫人墓”，沒有

尊為國母。可見國母之說，祇是澳門民間的一種尊稱而已，絕不是官方說法。

過去有朋友從臺灣來的時候，我都喜歡帶他們去拜祭國母陵園。出乎意料之中，突然天降國母，可以讓大家重溫一段國父的歷史，在嚴肅的政治話題之外，總有一種驚喜及溫馨的感覺。國母陵園在孝思墓園的入口，幾乎一下車就可以看到了，絕不難找。盧夫人的墓地面向浩瀚的珠江口，北望澳門，再這些就是珠海和中山，日麗風和，波光明媚，掩映於藍天白雲之下，懷抱於青山綠樹之中，高高在上，自有一種悠閒開闊的感覺，看來也是一塊風水寶地了。過去墓地比較寬敞，樹影婆娑，在

亭子上回望澳門，層樓聳峙，氣象綿延，加上三條跨海大橋，造形各異，也是一景。近年在基地的過道上修建了幾座小墓，擋在國母墓地的前面，整體的環境也就變得十分狹隘了。現在國民黨接連在選舉中失去了政權，國父的身價正在迅速下滑，所以連帶國母的墓園也變小變窄了，這就是現實。

澳門古蹟名勝很多，國母陵園祇是一塊不大引人注目的地方，卻可以讓人發思古之幽情。孫中山建立了民國，然後又跟另一個年輕的女子結婚了。盧夫人顧全大體，竟沒有一句怨言，祇是一心當她的“科母”，孫中山在信中就是這樣叫她的，長期安靜地住在澳門，默默地承受無邊的孤獨和寂寞，這是一種怎麼樣的心境呢？這看來有點是近乎修道人的聖潔的感覺，一種完美的奉獻的無爭的精神，而這也是國母最偉大的靈魂了。從現代女性主義的眼光來看，這當然是有點不近人情的感覺了。國母畢竟是一個舊時代的女人啊！在一切還沒有完全消失之前，有機會去澳門的時候，於許多喧鬧的景點之外，那裡很值得大家去瞻仰和沉思片刻。

◀ 澳門氹仔孝思墓園裡的盧太夫人陵墓

